千年银杏的烙印

梁　平

石经寺千年银杏的名声，和这座寺庙一样久远。

本世纪初，我刚到成都，就有人给我提及这寺和寺里的古银杏。那时候，经不住朋友的怂恿，在龙泉驿买了个几十平米的书房。想的是周末或者有闲暇，从城里过来住在龙泉驿，在这个书房码几粒汉字。殊不知十几年过去，龙泉驿去了不下百次，居然没有一次住在那里。而每次去，都有人在饭后茶余提到石经寺里的银杏树，似是而非的种种暗示，把我那年轻的“书房”和这古老而依然年轻的银杏捆绑在一起，也隐约成了我是龙泉驿居民的一个佐证。

擦肩而过终如愿

第一次去石经寺是10年前的事了。

新年伊始的一个周末，没有惊动龙泉驿几个好友，一大早自己驾车拉了3个成都的兄弟上高速直奔而来。30多公里路程，四轮驱动爬行了近3小时。眼看着不远处的寺庙，汽车还是被前拥后堵，寸步难行。到了寺前已是晌午，里三层外三层，人头攒动，香火缭绕，连呼吸都有些困难了。见势，我们只好觅得一条山间退路，择日再来。幸好在途中有农家乐的土鸡、土酒相伴，也是开怀，稀释了此行的种种不甘和落寞。

那次我无比接近石经寺的银杏，但是擦肩而过。

为此，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。

这一次，我还是一早动身，行前给诗人凸凹打了个招呼，相约石经寺。还是一样的路程，一样的路线，不到一小时就到了寺前的院坝，几个扫地的僧人，几个卖香烛的小贩。难得如此清净，正打算就这样清清静静地享受一下，凸凹已经奔驰而来。随即林业站的晋慧茹、文化站的谢俊也赶到了，不约而同地因为有这样的放松和清净而欣喜。

此时，石经寺素慧住持过来了，我和他未曾有过谋面，他也不知道我来，算是巧遇。一番介绍之后，素慧住持明白了我的来意，安排小师傅衍了陪我四处走走，他说在禅茶阁等我喝茶。

我们有大把的时间优哉游哉。但是进了寺庙还是直奔大雄宝殿，我要朝拜的千年银杏就在那里。

久经风雨而不衰

石经寺的寺院始建于东汉末年，大雄宝殿是唐代重建的全木结构殿堂，庄严巍峨、美轮美奂，尤其是那些彩绘藻井、镂空雕花的建筑精品，历经千年风雨坎坷，依然保留完整。小师傅衍了左右我身边，一路行走，一路讲解，径直把我带到大雄宝殿的东侧，用手一指，两株银杏挺拔的雄姿威乎乎，笔直的主干直插云端。

我不敢说这是我见到最年长的银杏树，但无疑是最令我震撼的。两棵树植于唐贞观年间（公元627年–公元649年），距今1300多年，树高30余米，冠径20余米，树干直径超过1米，至今枝繁叶茂。那气势，那英姿，那深不可测的神秘和未知，让我屏住了呼吸静静地站在它面前不敢旁顾。

年代久远不足为奇，重要的是，这是有故事的千年银杏。

相传贞观初年，长安禅宗弟子永贞法师拜别师父，骑一匹白马，持一根禅杖云游天下，欲寻一处清幽之地修行。翻秦岭，进巴蜀，不几日便来到龙泉山中的灵音寺。他见这里山峦重叠，寺庙错落有致，好山好景，把马拴在庙前的一棵树下休息，不久便舒坦入梦。梦中他进入庙内，看见庙前有一株银杏树，树下有一口池塘，池面有树的倒影，而树上竟挂着他的马鞭子。

他醒来大吃一惊，沉思片刻，进而明白了佛祖用意。原来佛祖要他在这里打马止步，把灵音寺当作他的修身之地。永贞法师便开始在寺中坐地修行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在寺庙遍植银杏，苦心修炼，最终修成正果。

灵音寺就是现在的石经寺。永贞法师植下的那一片银杏林，正如修行者众，得道者寥，唯有两株也如法师一样，得了道，留存至今成了寺庙中的神树。这两棵树历经漫长的岁月，身高早已长过了一旁“住持祖意海珠”的钟楼，那是明成化年间所铸的铁钟，那时的银杏与钟楼还不能比肩，而现今钟楼威风依然，只是银杏伟岸的身躯已经直破云天了。每当石经寺敲响晨钟暮鼓，那两棵树就在这古刹的钟楼旁喃喃细语，也是满腹经纶。

感伤化尽酿从容

石经寺依山而立，院落林荫掩映，素有“万木蔽天”“遥望石经半天紫”的神奇景观。而我，对这两株银杏惦念已久，这和我年轻时烙下的青春印记有关。那时我20多岁，单身，在县政府工作，住招待所。门前两棵银杏树就像我的两个伙伴，与我朝夕相处，似乎我能够听懂它们之间的交流，它们也一直在关注我的一举一动。

时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，把掉在地上的撕裂了的叶片，一片一片捡起，然后带回屋里放上几天，把它压平了当做书签。每次见到这书签，我都会百思不得其解，好好的一对雌雄树为什么每片树叶都撕裂了呢？为此在那个年代还写了不少关于银杏树的诗歌。最后的结论是尽管近在咫尺，却不能相依相偎，带给我的是一种莫名的忧伤。这样的感觉也只有那个年龄才会有。

我围绕在石经寺的银杏树走了几圈，地上依然有那些撕裂的叶片，却没有了那样的伤感。我捡了两片落地的叶子，小心翼翼地用餐巾纸折叠起来揣进裤兜。从大雄宝殿下来，衍了小师傅带我们一行落座禅茶阁，素慧住持在那里已经沏好了禅茶，翠绿的茶叶在玻璃杯里舒展开来。我怎么看怎么像，那些茶叶就像是那些散落的银杏叶，依依不舍地望着我。那银杏叶的绿，绿得心平气和，绿得生机无限。

辞别了素慧住持和衍了，离开石经寺，我感觉得到裤兜里的银杏叶在安安静静地聆听我的足音，那是从容、沉稳，那是与来之前完全不一样的心无牵挂、心无旁骛。我想人生的路，可以这样一直走下去，该是最美妙的了。回头望去，石经寺半山上的那两棵银杏，从密林中伸出一千只手在向我挥动。

上图：雨后龙泉山
刘国兴摄（人民图片）
左图：石经寺　来自网络

让森林走进城市

刘发为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宣布，中国新增河南信阳、四川眉山等28个国家森林城市，国家森林城市总数增加到194个。

“建设国家森林城市，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缺林少绿的国家，特别是城市人口密集，是最需要绿，也是最缺少绿的地方。”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修复司副司长马大轶如是说。

曾几何时，绿地与城市的生存空间似乎被人为地隔开了，城区土地寸土寸金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留给绿地的空间总是那么捉襟见肘，因此，森林等绿地只好在城区之外谋求“一席之地”。

这种物理空间上的隔离还不是最可怕的，可怕的是这会给人们的心底种下一颗观念的种子——城市只能容得下钢筋混凝土，要想呼吸新鲜的空气、徜徉在森林之中，必须要身子离开城市才行。

这样的城市，当然不是我们想要的。城市与绿地，并非是天然相隔的，而是可以融合共生的。城市，不仅是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创造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空间，更是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人的栖身之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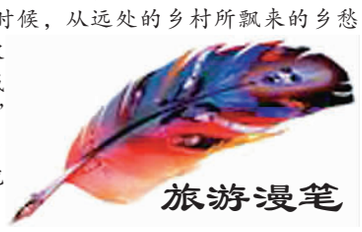
让森林走进城市，让城市融入森林，正是让这片工作、生活之地回归本来的面貌，这也是许多人心目中理想城市的样子。

让人欣喜的是，这几年来，城市中的公园多了起来，绿地多了起来，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，不必再跑到郊区才能感受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放松与惬意。

身居闹市之中，当你走进一座公园，暂时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可与大自然来一场轻松的对话。大自然之于人类的馈赠，不仅是提供新鲜的负氧离子，涤荡胸中污浊之气，还能够帮助人类认清自我，给疲惫的心灵以慰藉，给继续前行以动力。看过了四季轮回的草生叶落，对规律和规则也就多了一份敬畏之心；站在参天树下，才知渺小的意义，内心会释然许多。

所以，通过森林城市建设，让森林走进城市，让百姓身边增绿，扩大的不仅仅是城市的物理生态空间，更在每个人的心中种下了一片绿色休憩空间。

“看得见山，望得见水，留得住乡愁”，这不仅是事关农村的事情。城市与农村，都是人生活、工作、休闲的空间，当城市的环境被越来越多人所喜爱的时候，从远处的乡村所飘来的乡愁味，也就能被更多生活在城市的人“闻”到。那时，这乡愁并不遥远，就在身边。



探幽柘沟古镇

乔　赞

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载：“舜耕历山，渔雷泽，陶河滨。”历山谓何地，雷泽谓何地？河滨亦谓何地？

据考证，河滨乃今之柘沟，山东泗水县城西北约十里处，傍泗河依凤仙，因柘树而得名。虽叫柘沟，柘树却不多，真正柘树多的地方仅在凤仙山地界。

柘沟多的是陶土，方圆十几里，绵延至曲阜地界，都是厚达数米的五色土。白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灰的、绿的，不用刻意探求，拿起铲子轻轻拨开杂草，稍用力铲下，就能挖出优质的陶土。

柘沟因陶而盛，素有千年古镇之称。过去，这里陶土质优量大，几乎每家每户都在从事制陶行业，大窑炉小作坊应接不暇。

相传制陶业鼎盛时期，这里十步八步一窑，三步五步就有一个小作坊。不管是从金庄经杨柳，还是从县城过中册，一路走来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景象，街角院落摆满了瓶瓶罐罐，大缸大瓮。

路上过来，随便找一个人问一句，哪里的大缸好？那人定会利索地放下手里的活计，甩甩手笑脸迎上来，大着嗓门回答道：“要说这大缸，还是咱们柘沟的好，十里八乡都有名呐。”

一进柘沟地界，此起彼伏的“开窑”“封窑”的吆喝声，保准不停地往你耳朵里钻。

至于柘沟的制陶行业兴起何时，估计谁也说不清楚。从地图上看，柘沟位于泗水、宁阳两县交界处。泗水深受儒家文化影响，是泗河文化的发源地，宁阳则浸润在大汶口文化的深远影响中。儒家文化重礼数，陶器又是大汶口文化的主要代表。这么说来，柘沟的制陶文化就可以追溯到大汶口文化时期。

制陶是个手艺活，父传子子传孙，师傅带徒弟，徒弟带徒孙，没个三年五年学不懂里面的道道儿。柘沟的匠人们格外讲究制陶的仪式感。制陶是每家每户的生计。以往，每逢开窑封窑抑或是逢年过节，匠人总要摆酒菜，敬天敬地祭窑神。柘沟的制陶工艺代代相传，传承至今。

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柘沟大缸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。作为一种文化符号，参差的大缸碎片，依旧错落地堆砌在百姓墙头上，成为美好的乡愁记忆。

说起柘沟，就不得不提鲁柘澄泥砚。“澄泥砚另有制法，其地道的制法因为是秘方，到宋代已几近失传。”魏美月先生在《澄泥砚》中的论述，似乎已经对澄泥砚的前世今生盖棺定论。备料、澄泥、成坯、雕刻、装窑、烧结，不服输的退休干部杨玉祯以柘沟人独有的韧劲，经历了无数试验、失败、再试验，让几经失传的澄泥砚重新焕发生机。

现如今，鲁柘澄泥砚已成功开发研制出十多个花色、200多个品种，成为文人墨客所喜爱的馈赠佳品，远销海内外。

温润如玉、含津益墨，声若金石，这是澄泥砚的个性特质，更是柘沟人的精神所在。

下图：柘沟烧陶的窑洞
来自网络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
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

徜徉花海

日前，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千金镇商墓村，两名小游客正在花海中徜徉游玩。

近年来，当地政府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持续发力，以发展乡村旅游为抓手，通过建设“福荫童心”小镇景区、举办旅游文化节等举措，进一步丰富旅游元素和旅游业态，提升了千金镇的知名度、美誉度和影响力。

沈勇强摄

晴日畅游开封府

陈忠武

儿时热衷历史剧，尤其喜爱《包青天》，对包公铁面无私的“公仆”形象仰慕不已。由于心怀“包公情结”，对包公办案的开封府自然是心向往之。长大后到过河南，却没去过开封府，实乃人生一大憾事。前不久，终尝所愿。

开封府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包公湖北岸，行走包公湖畔，透过树林依稀可见对岸的开封府，体验千年开封的古色古韵。府衙、祠堂、古楼、老街构成开封古都的独特气象，虽跨越千年，遗风犹存。

靠近开封府，注意力被古老的建筑吸引过去。雄伟坚固的城楼高耸入云，洞开的城门上“开封府”三个金色大字格外醒目。门前一对石狮子分列两旁。一只宽嘴紧闭，神情肃静，不言自威；另一只龇牙咧嘴，目露凶光，咄咄逼人。不曾入府，就已感触到了开封府的肃穆与凝重。

进入开封府，游人如织。寻不见秉公执法的黑脸包公、料事如神的公孙策、侠肝义胆的南侠展昭，只见正厅的大院里竖着一块巨石，巨石南面镌刻着“公生明”三个大字，警示大小官吏秉公执法，清正廉洁；巨石北面镌刻着“尔奉尔禄，民脂民膏；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，训诫大官小吏洁身自爱，勤政为官，爱民如子。

走进正厅，伫立大堂前，恍若置身断案现场。大厅上方摆放着公案，惊堂木、文房四宝、红黑令牌陈列其上。公案前摆着三口铜铡，寒光忽闪，顿生一股浩然正气。

跨过正厅，便是议事厅所在地了。只见众官蜡像端坐于大厅之上，神情凝重，形象逼真。

在北宋王朝一百六十余载的统治期，开封府任职的“公仆”除了包拯、欧阳修之外，还有一大串熟悉而响亮的名字。他们像星辰一样在历史的天空熠熠生辉，历经岁月的洗礼而璀璨夺目。

径直向前，就到了梅花堂，这里是传说中包公“倒坐南衙”的地方。堂上陈列着包公断案的场景，11个人物蜡像神态各异，栩栩如生。

开封府大小殿堂五十余座，布局讲究，庄重典雅，处处呈现大宋王朝的建筑特色与风格。

游罢开封府，意犹未尽，乘兴赋打油诗一首，权当纪念：“三池湖水碧连天，开封府邸门庭闲。包拯欧阳今犹在，朗朗清气满人间。”

走出开封府，眼前碧空如洗，万里晴天。